

风物 深度

## 如何救活自己的家乡小城：当他的民宿，遇见她的网媒

二人一拍即合，先成为工作伙伴，再是生活伴侣，一家网媒与一家旅馆，家乡濑户市的面貌竟因此一点点改变……



南慎太郎（左）、南未来（右）。摄影：林琪香

特约撰稿人 林琪香 发自名古屋 | 2022-07-09

老城 民宿 社区营造

离开旅馆ますきち（音：Masukichi），我兴致勃勃地依著旅馆主人南慎太郎及他的写作人妻子南未来所制作的

地图，绕进小巷去，找到了由建筑设计师开设的烤地瓜店。奉著热腾腾、软糯糯的地瓜，我站在店前再次细读地图，急不及待地计划起下个周末的濑户行程来——起个大早，去往由一对母女掌管的吃茶店吃早餐，之后去逛书店，午餐则往由两位艺术家办的餐厅Barrack解决。自家烘焙咖啡豆的咖啡厅Vousho看上去彷如小型的美术图书馆，要否也跑一趟呢？——笔者

在认识由写作人南未来开设的网上媒体ほやほや（音：Hoyahoya）、及南慎太郎开设的Masukichi旅馆以前，我从没想过濑户是如此令人雀跃的城市。因为并非以观光作为主要产业，濑户对日本之外的人而言大概非常陌生：提到“濑户”，许多人立即联想到的大概是直岛与丰岛所在的濑户内海，而非爱知县的濑户市；而即使对大部份日本人来说，对濑户市的印象也除了“陶瓷产地”外，就只有少年将棋棋士藤井聪太吧。杂志报章上甚少见到濑户市的专题报导，甚至乎，数年前，若你在Google上搜寻濑户市生活或旅游资讯，也不会找到多少资料。而现在则不同了，Google会引领你去Hoyahoya这家网站。

在Hoyahoya上，南未来制作的濑户市旅游指南，以游记的方式介绍濑户市内的种种：和菓子老舖、历史悠久的制陶所，也有新鲜到来的年青人开设的小店、街坊肉店、以及连在地人也一无所知的布甸店等等。看似乏味可陈，原来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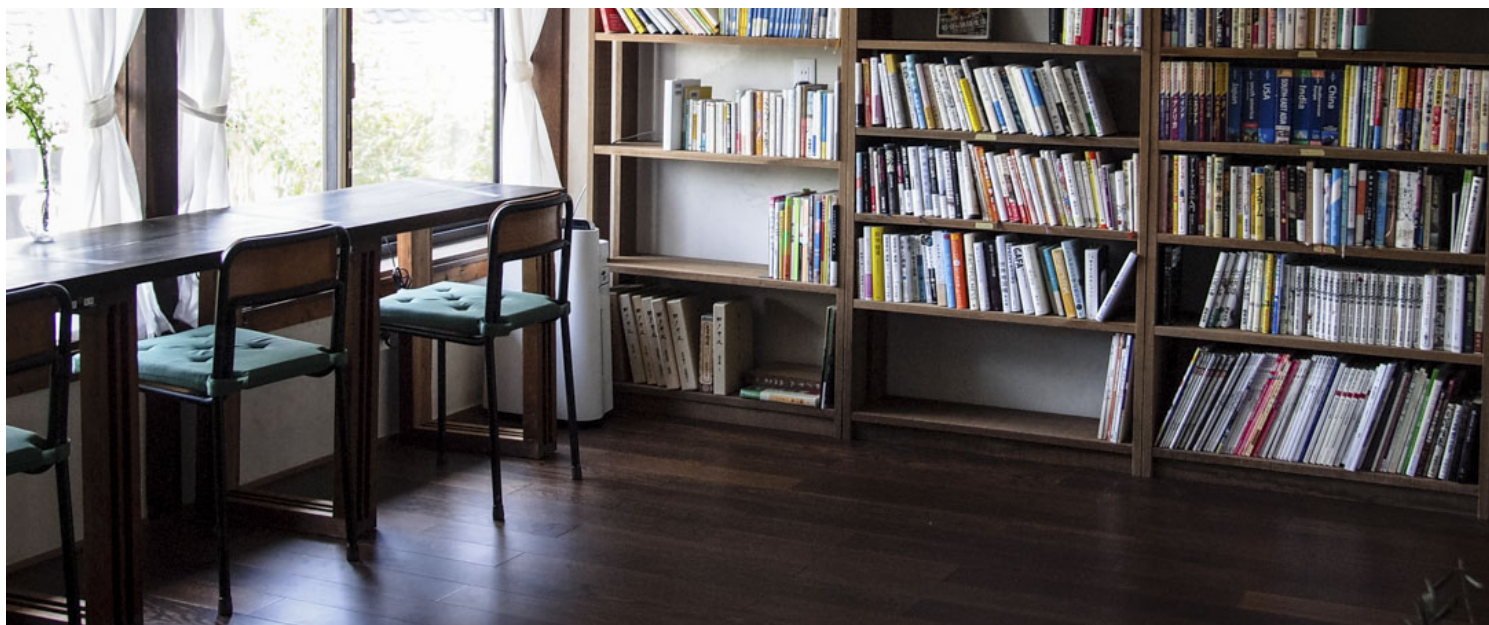
通常这种由个人开设的网上媒体办公室，本来只要一张工作桌便可以，南未来却特意设了编辑部，地点就在南慎太郎经营的旅馆Masukichi内。慎太郎在Masukichi仍在筹备阶段时，在社交媒体上设立了专页，记录筹备过程的种种。二人透过这个专页于网上认识，南未来想设立自媒体，而慎太郎也计划将Masukichi作为“提供资讯的旅馆”，视旅馆为媒体，连结社区与在外人、外地人。

二人一拍即合，先成为了工作伙伴，再成为生活伴侣。一个在云端上的媒体，一个在濑户市街上的媒体，连结起来，濑户市的面貌一点点地改变。

“通常开店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但在濑户却是彼此连结起来的，店家会跟客人推荐另一家店。”







二楼的共用空间。除了住客外，也开放给公众使用。摄影：林琪香

## 为故乡办一个观光媒体

Masukichi在2018年7月开幕，当时一楼有两个分性别的混宿房间以及两个独立房间，二楼则空置著。本来生意算不错，却在一年多后被新冠肺炎击倒，一度停业。想到疫情拖拖拉拉，集体宿舍的预约难见曙光，他把与玄关相连的和室辟作咖啡厅，并决定将二楼修葺，为旅馆多添四个独立房。

这天Masukichi一楼的和室空间外借了出去，十多个孩子全神贯注在电脑上，学习写电脑程式，制作游戏。原本打算在咖啡厅旁的厨房待一会，但想到谈话的声音或会打扰他们，我们便走上了二楼的共用空间，坐在临窗的长吧桌前，能看见被日照晒得花白的庭园，以及在旅馆入口进进出出的人们。

慎太郎及未来都是在濑户市出生及成长，两人都曾经离开过家乡，又分别在2017年及2018年回来。未来高中毕业后，花了三年时间，边打工存钱，边独自往南美洲和伊朗等中东国家旅行，三年后觉得是时候“修心养性”，又一心想在媒体工作写文章，那时濑户市内没多少机会，于是把心一横，跑到东京去，之后又到了神奈川县，想不到在关东地区一待就是十多年。

在关东居住的日子里，未来在电视台工作过，也在出版社当过编辑，但她始终较爱采访与写文章，于是任起自由撰稿人来，替杂志写跟观光相关的文章。只是工作日子久了，她开始对自己所做的事有所质疑。杂志要求她采访的，多是已被大众认识的名人，大家熟透的人和事，还有必要介绍吗？她更希望能发掘未被注目的人与事物，用最直接的笔锋，将它展示出来。“那时想离开神奈川，但没想过要回爱知县，是在网上见到慎太郎在社交网站上为筹备Masukichi而开设的专页，才发现原来濑户很有趣。”

黑猫速递给客人贴在包裹上的贴纸，其中一张印著“せともの”，汉字是“瀬户物”，亦即陶器。到今天，即

使日本国内有如此多的陶瓷产地，日本人仍统称陶器为濑户物，可见濑户市在日本工艺上有著重大的历史地位。濑户市内最早的陶窑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的猿投窑，千多年来造陶产业从未停顿过。高峰时期市内共有1666家制陶所，至今只余下百多家了，生产的陶瓷种类亦有所改变，以前的制陶所多造茶碗，又或为武家制造器具，现在除了生活器具外，也造马桶、电线杆上的绝缘子、电灯座内的零件等工业制品。



一楼的咖啡厅空间。摄影：林琪香

离乡十多年，她在网上找跟濑户相关的生活与观光资讯，居然几乎一无所获，她心想，既然濑户市被媒体冷落了，就让她来做第一个专门介绍濑户的媒体。未来写的即使是街道与店铺，最终笔尖的落脚点都是人。

特定产业的久远历史，在濑户市街上刻划出独特的风貌。例如不少区域都保留了以烧陶时用的钵、陶板等叠成的围墙，其中以窑垣小径中的最为完整。建筑物的外墙或基建上有点格格不入地贴满缤纷的瓷砖作装饰。很多咖啡厅与小食店都对器皿尤其讲究。平常街道飞驰掠过的车辆比走在路上的人多，但每逢陶艺祭，街上排满了手工艺品的摊位与游人，热闹非常。



市内还是有一些观光景点的，像介绍瀬户制陶历史的瀬戸蔵博物馆、窑垣小径和小径内的艺廊等，亦有不少售卖当地陶器的店舖。陶瓷的产地通常有著丰富的天然资源，不然难以采得优质的黏土，瀬户市内不乏好山好水，绕过有点蓬头垢脸的市街后，迎来大片山林与绿荫。但这些似乎都不足让旅客久待，市内只有三家小酒店，就足以应付来观光及出差的客人。

未来说她小时候在市内的住宅小区中长大，于陶艺之乡成长，却过著跟陶艺没半点关系的生活。离乡十多年，她在网上找跟濑户相关的生活与观光资讯，居然几乎一无所获，她心想，既然濑户市被媒体冷落了，就让她来做第一个专门介绍濑户的媒体。

Hoyahoya是濑户的方言，是“对，对”的意思。在日本标准语之中也有同音字，其中一个字义是“柔软而温暖的”，未来为媒体取名Hoyahoya，取前者的意思，希望读者读文章时有所共鸣，喃喃自语“对，对”，但读者定感受到后者。在东京工作得累了回家与母亲共同经验吃茶店的女儿、开始了餐厅兼艺术，在糊口与理想之中找到了平衡点的艺术家，还有继承了数百年历史的陶窑，正在摸索传统与时代接合点的陶工……未来写的即使是街道与店铺，最终笔尖的落脚点都是人。

有些人因为看了Hoyahoya而来到瀬户，他们的目的定非瀬户炒面又或是瀬户豚肉等名物，而是瀬户内一张张的人文风景。其中一些，更因为这些风景而长年驻足，迁到瀬户市来。



##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民宿老板

“那时的气氛，彷彿现在不就业，这辈子便完蛋了。我想，这是事实吗？日本的人口越来越少，将来工作人手一定不足的。”思考著毕业后的路向之际，慎太郎仔细地探问自己有什么喜欢的事。他想到旅行，也想到了民宿。

慎太郎高中毕业后，便往北海道大学农学部修读生态学，研究鲑鱼的生态。日本的大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便为就职而忙，跑招聘会、到影楼拍求职用的照片、投求职信、买面试穿的西服、面试……日本叫“就活”。最好能在四年级时便决定好去向，不然大学生涯最后一年便惶惶不可终日。慎太郎却对此不以为然。

“那时的气氛，彷彿现在不就业，这辈子便完蛋了。我想，这是事实吗？日本的人口越来越少，将来工作人手一定不足的，不可能现在不工作，之后便没机会吧。所以当时我只投考了一家自己真正想进去的公司，不过失败了。”思考著毕业后的路向之际，慎太郎仔细地探问自己有什么喜欢的事。

他想到旅行，也想到了民宿。在多次国内旅行之中，于熊本阿苏市的民宿尤其教他印象深刻，民宿主人如同一本深度旅游书，每天跟他分享当地日常文化。“像哪家便利店原是便当店，现在即使成为便利店了，也卖手作的菜。很微不足道的日常，却很有趣。”这次经验为他的路向雕出了轮廓，他萌生了经营旅馆的念头。

慎太郎原本打算毕业后先到各地可以换宿的旅馆打工，顺便旅行并学习经营旅馆的种种。在网上找寻资料的时候，浏览了不少民宿主人的部落格，看他们如何找空房子及作维修内装，如何在网上集资，发现有些人是摸著石头过河，边经营边学习。“说不定我也可以啊。”慎太郎想。他决定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民宿老板。

要在哪里经营民宿呢？慎太郎喜欢城乡地区，有传统工艺的、保有当地文化、非观光地、有个人经营的店舖，思前想后，老家濑户市不就是这样的地方？







瀬戸市 city 景观有点杂乱，但绕过一条大街便是山林绿荫。摄影：林琪香

## 整个社区是一家大旅馆

“骤眼看来，瀬戸似乎有点凋零，但若在城市之内漫无目的地散步，在这些被错过的境色之中，以放大镜仔细地看，就会看出不同的风景来。（中略）陶瓷产地的特色城市景观，就像地层一样层层相叠，留下浓厚的色彩，越挖得深，越能挖出新的魅力来。瀬戸是如同宝山一样的城市。”

——南未来，录自《在市内漫游，在瀬戸连结》（まちをあるく、せとでちながる）的前言。

有些城市让人很容易就能说出它的魅力所在，例如京都的古建筑与庭园，东京汇集了最新的情报，高知市有著遗世独立的态度。瀬戸却是有点含糊的，过去的光环照见今天市街的萧条，却也看得出城市在微光之下蠢蠢欲动。

2016年的夏季，慎太郎仍是大学的四年级生，他带著花了一个星期设计的名片及民宿计划书，从北海道回到了瀬戸，跟市役所的职员会面。

日本的城乡地区空屋问题非常严重，瀬戸市亦不例外。人口老化，修葺老房子费用庞大，而清拆房子也需要巨额的工程费用及垃圾费，很多房子在人去楼空以后，房屋的持有人便任房子空置著。瀬戸市内散布著日久失修，墙壁脱皮，屋顶下陷的房子，对治安及市容都有影响。2016年，瀬戸市开展了“瀬戸市空屋等对策计划～来瀬戸定居Project～”，其中一项工作是“地产中介”，连结有意出租或售卖空房的人，以及有意在瀬戸居住或设店的人，希望藉此缓和空屋问题，也为瀬戸市带来新的经济活动。



濑户市内的其中一条商店街，周日时也是冷冷清清的。摄影：林琪香

“负责我的案子的职员很热心，她给我介绍了几家空房子，最后来到这家，我一看便觉得‘是这里了！’”慎太郎如此笃定，然而当时也非没有不安，原为陶工川本桧吉与弟子们居住的老房子，已有逾140年历史，且被丢空30多年了，房子的维修加上满屋杂物，即使房东愿意低价出租，他也没有财力聘请专业人士来处理。没有人力财力，但他有时间。他请房东在他毕业后免费使用房子一年，他窝居在唯一没有杂物的和室之中，每天起床只做一件事——清理杂物。

有些城市让人很容易就能说出它的魅力所在，例如京都的古建筑与庭园，东京汇集了最新的情报，高知市有著遗世独立的态度。濑户却是有点含糊的，过去的光环照见今天市街的萧条，却也看得出城市在微光之下蠢蠢欲动。

“另一方面，我也想确定自己的计划是否真的可行，自己是否跟市内的人合得来。我在这里先住一年时间，好好观察。”会如此在意与市内人的关系，是因为在慎太郎的计划里，Masukichi并非一家独立的民宿旅馆。“虽说是旅馆，但Masukichi内没有浴场（注：只有共用的淋浴间），又没供餐。怎样跟地域连动很重要。早餐或晚餐可以去哪甲吃，哪甲有浴场，我得为客人提供这些资讯。”



又。下良款呢良可以么哪主”么，哪主市/床主，我付乃甘八提匠处主央”。

日本一般的旅馆都设有餐厅及浴场，然而，若把整个社区想像成一家大旅馆，民宿里不足的设施便给填补了，而且还能借此引领住客走进社区。



市内大部分店舖都在下午五六点便关门，周日也不营业。摄影：林琪香

## 云端上的媒体，地上的媒体

为了多了解市内店舖的最真实面貌，慎太郎跟店主多了沟通，更感受到濑户市的趣味。“我会先跟住客聊天，观察他们的喜好，再推荐他们应该会感兴趣的店，他们出门回来后，若感到满足，我便很开心了。”慎太郎说，现时有一半的住客是以Masukichi为目的而来到濑户的，他们大都没有预先安排行程，来到这里后，让Masukichi为自己引路。

“有些人则是来之前已在Hoyahoya看过未来的文章，对小店已有大概的认知。来到这里后，我能更直接及详细地介绍。我觉得现在Machikichi及Hoyahoya共存，是非常重要的。”

问慎太郎及未来关于濑户市内的小店资讯，慎太郎离席了一会，回来时手里拿著两张A4纸，是用打印机印

出来的地图。那是他们制作的濑户小店地图，采访当日正在送印，还未见到实物。地图的一面清晰地将店铺分类了：想吃早餐、休息一下、边走边吃、推荐给陶艺爱好者的地点、书及钱汤等等。店铺的基本资料、精要的简介，小店的照片一张张如瓷砖般整齐排列在版面上，好像就拼凑出濑户少被注意到的特色来：有点粗豪的、充满创作力的、有点实验性而我行我素的……

正在印刷的还有未来的首本著作——数个月前，她把Hoyahoya中的文章重新整理，又添加了新的采访，制作成书籍《在市内漫游，在濑户连结》。那时他们的孩子才出生不久，为育儿而身心俱疲的日子里，未来仍每晚窝在案头整理原稿，慎太郎笑言对她敬佩不已。

一直以为网上观光媒体都是朝向外地人的，未来没有想过大部分读者都是当地人，Hoyahoya更成为了社区通讯。“有些小店是连在地人也不认识的，像布甸店由一位75岁的伯伯经营，有在地人看了Hoyahoya的介绍后去了，然后来到Masukichi跟我们报告。”

一直以为网上观光媒体都是朝向外地人的，未来没有想过大部分读者都是当地人，Hoyahoya更成为了社区通讯。“有些小店是连在地人也不认识的，像布甸店（注：名为Uoko，由一位75岁的伯伯经营），有在地人看了Hoyahoya的介绍后去了，然后来到Masukichi跟我们报告。经常有类似的事呢。也有大叔来跟我们说，看到Hoyahya知道又有年轻人开店了，虽然自己不能去看，但单是看到报导已很高兴。那大叔该五十多岁了吧，我没想过这年纪人也会是我的读者，很意外又很开心。”

未来说，为了令自己笔下的濑户接触到更广的读者群，他们决定将Hoyahoya制作成实体书，书走进全国的书店中，就能触及全国的读者。







一楼的厨房外，挂著捐款者的名牌。摄影：林琪香

## 人一连结，城市便动起来了

Masukichi的通往二楼的梯间，墙上挂满了木制的名牌，名牌上名字的主人全是Masukichi在网上集资时的捐款者。慎太郎在开设Masukichi的路上，是因为民众的帮助才走得顺顺利利。最初他带著一百万日元的积蓄，加上银行贷款一百五十万，也不够支付内装的费用，不足的一百多万，他在网上集资，得到了181人的捐款。他想用旧木材来作内装，市内的制陶所送他制陶时用旧了的古木材。

预算不多，内装需要人手，工匠便替他在Masukichi中办漆白灰及舖地板的工作坊，合共三百多名的参与者在工匠的指导下，一点点地完成了内装工程。修葺二楼、出版书籍、制作地图，他又再确定了与人连结时，能产生的力量如此巨大。

2020年新冠病毒在日本扩散，每年9月在濑户举行的大型陶艺祭，因疫情而停办了。那原本是为濑户市注入活力的重要活动，宣布停办后，大家都失落不已。慎太郎想或许他们年轻这一代，可以做点什么，以别种方式稍为拨开濑户市疫情的阴霾。他跟未来于是连结了陶艺工房翠窑以及设计师等，策划了“せとひとめぐり”（中译：濑户游一圈）活动。招募愿意开放参观的陶艺工房，连同市内多家店铺，合共27个单位。





天气好时，慎太郎会在庭园内挂起吊床，让访客小息。摄影：林琪香

活动当天，为免挤拥，他们以Twitter不时更新每个单位的人流状况。陶艺祭在指定的场所举行，而“瀬户游一圈”则是邀请公众在瀬户市街散步，走进瀬户的市街与陶艺工房中。访客数目固然无法与陶艺祭相比，却给予了参与者，尤其是常待在工坊中独自造陶的陶工，难得跟客人仔细交流的时光。

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瀬户本业窑，在慎太郎及未来的协助下，成功在网上集资，开设了瀬户民艺馆。市内多了年轻的一代移居，也多了原居于都市的人来开设小店，列在他们制作的地图中的44家店舖，便有15家是他们成立之后开业的。

慎太郎说，瀬户市有一个特色：“通常开店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但在瀬户却是彼此连结起来的，店家会跟客人推荐另一家店。”有些住客原本打算一大早离开瀬户市的，结果把行李寄放在Masukichi，出门吃早餐后，就像玩野外定向游戏一样，一家店接一家店的跑，至晚上九点，店家关门了，才匆忙回去拿行李。“我们跟住客介绍自己觉得有趣的店，然后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又有缘份在展开。若我是来玩的人，也会觉得瀬户市很有趣的。”

Masukichi及Hoyahoya成立后的几年间，瀬户市悄悄地改变著，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瀬户本业窑，在慎太郎及未来的协助下，成功在网上集资，开设了瀬户民艺馆。市内多了年轻的一代移居，也多了原居于都市的人来开设小店，列在他们制作的地图中的44家店舖，便有15家是他们成立之后开业的。慎太郎及未来见证著瀬户市的动静，都感到喜悦不已。慎太郎说：“但我不觉得是自己的影响呢。我们只是刚巧处在瀬户市变得越来越有趣的时候而已。”